

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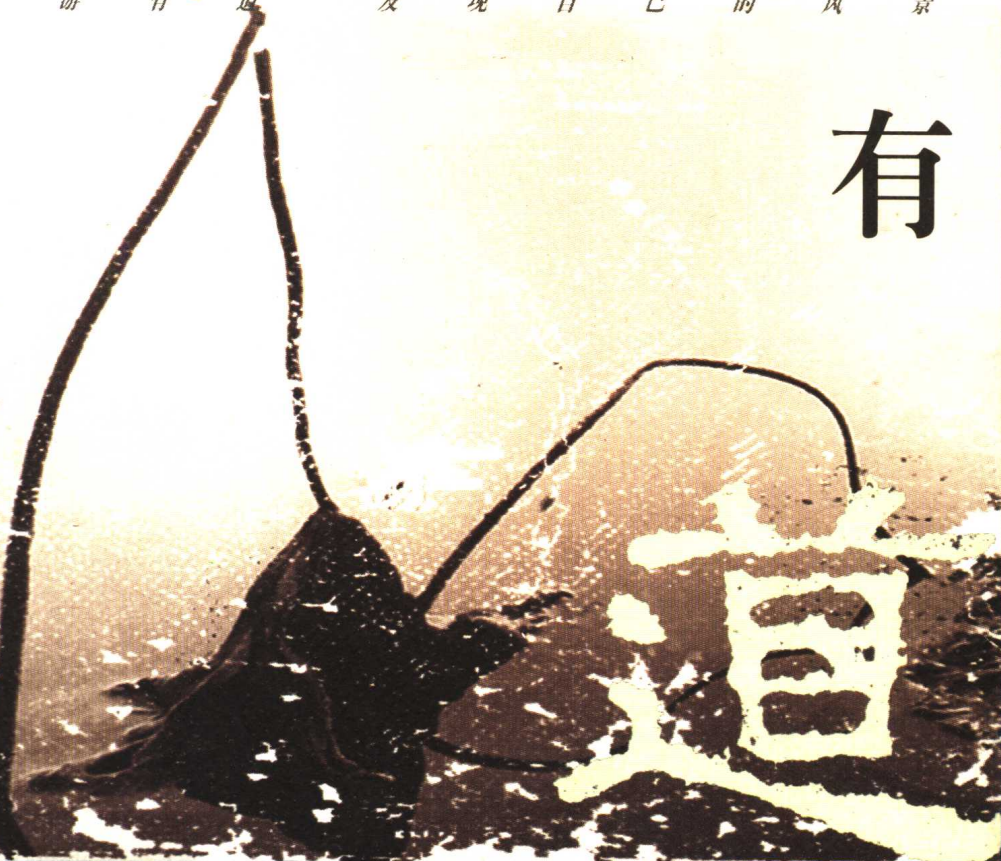
徐城北
著



旅 游 有 道 发 现 自 己 的 风 景

有

古吴轩出版社



旅

徐城北
著

游



有

道

古吳軒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旅游有道/徐城北著. —苏州:古吴轩出版社,

2004. 5

ISBN 7 - 80574 - 791 - 1

I. 旅… II. 徐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

- 当代 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2500 号

责任编辑:施曙华

华 莹

装帧设计:陆月星

责任印制:何 洁

书 名:旅游有道

著 者:徐城北

出版发行:古吴轩出版社

地 址:苏州市十梓街 488 号 (215006)

0512 - 65232286

印 刷: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620 × 960 1/16

印 张:15

印 数:00001 - 10000 册

版 次:2004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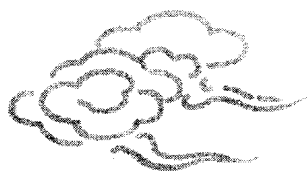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ISBN 7 - 80574 - 791 - 1/G · 197

定 价:17.50 元



目

录



001 自序

道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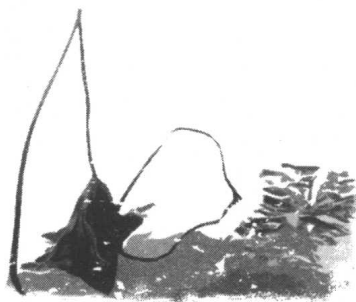
- 004 庙会
- 008 塔里木
- 012 补丁衬衫
- 015 成人节
- 018 什刹海
- 020 吃小馆
- 022 专业
- 025 两居室
- 027 老同学
- 030 搬家
- 034 墙上风景
- 036 小结

道之二

- 038 地坛片语
- 041 在上海蒙陆诒指点
- 044 在古赤壁给郭鹏寄诗
- 046 在武汉
- 048 大寨巧遇贾进才
- 050 从太谷直返新疆
- 052 我演李玉和的舞台事故
- 056 现身说法到固安
- 058 教师在“二百三”看地
- 061 在北京电线杆子上贴纸条
- 064 在永定河大堤上写《骆驼岭》
- 066 小结

道之三

- 068 紫禁来归
- 072 说戏紫竹院
- 076 初访津门
- 080 无心插柳
- 083 听课于苏州十中
- 086 走访“三大贤”
- 095 京剧虎狮兽
- 098 日本的三轩茶屋
- 102 台湾的“茶叙”
- 104 回到香港《大公报》
- 108 小结



道之四

- 110 枕河人家
- 113 桃渚老太
- 116 家庭相册
- 119 一瞬大杭州
- 122 曾永义跑出了什么
- 125 吃出大名堂的蔡澜
- 129 张家大姐与四妹
- 132 门框胡同
- 136 鲜鱼口方案四选一
- 139 红学进了大观园
- 142 小结



道之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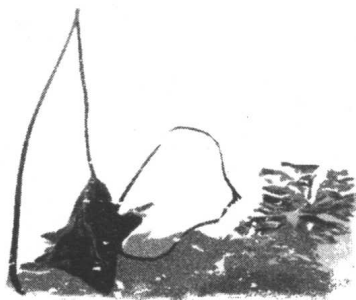
- 144 切忌跑百米
- 147 白领忌白
- 149 卧佛贵卧
- 151 旅游的“文种”
- 153 顺逆时针
- 157 出入风景
- 160 有病是福
- 162 苦涩,至味也
- 165 神游神来助
- 168 小结

道之六

- 170 脚·跑·找·倒
- 172 趣·戏·力·意
- 174 累·罪·费·内
- 176 掂·天·薦·添
- 178 思·资·施·知
- 180 少·闹·造·道
- 182 小结

道之七

- 184 同去不同归
- 186 游伴最难找
- 188 以小费取代回扣
- 189 呼唤“民宿”
- 192 跑马观花忌
- 194 曲阜的小导游
- 196 城市的形象大使
- 198 德国的重要性
- 200 不能小看印度
- 202 谁能够大包大揽呢
- 204 小结



道之八

- 206 右手与“公筷制”
- 208 西餐能拯救我们什么
- 211 略说果子狸
- 213 后产业很难“产业”出来
- 215 向“东来顺”进一言
- 217 自题“消食楼”
- 219 驰骋京津的京剧导游
- 221 抓住“头羊”
- 223 以大管小总相宜
- 225 小结
- 227 飞机上的感悟(代后记)



自序

我出生于一个“旅游之家”：父母解放前是记者，在战争和贫困的缝隙中跋山涉水，不无辛苦与危险。解放后母亲担任《旅行家》杂志主编，这是我国第一份旅游刊物。她利用当年的老关系，一方面约红火如郭沫若那样的大名家写海外随笔，也请寂寞如沈从文、张恨水谈一些故地见闻。稍后，我在被动的大环境下，主动离开了北京。这一走就是十五年，新疆八年，河北七年，其间又有一年半的时间，独自游走了二十二个省份。这段历程是刻骨铭心的。祖国如此之大，却没有我立锥之地。所幸，“文革”终于告一段落，我以当年的专业（戏曲文学）调回首都，进入中国京剧院工作。此后，我跟着梨园名伶走南闯北，也参加过若干文人笔会。这时，不再是独游和步行了，甚至于是坐软卧和飞机去“游走”了。每每在这种时刻，我便不能不想起郭沫若，也不能不想起沈从文和张恨水。且不说他们之间的荣或辱，我只觉得自己与他们之间，横亘着一条时代的鸿沟。今天，国外游人大量来到我们面前，国内群众性的旅游活动蓬勃兴起，旅游已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。种种变化折射到我心中，使我对旅游文化的探索充满矛盾：一方面，是念念不忘前人对旅游的浓重情怀；同时，又需认真面对和反思今天如此大量、时代使然却未必成熟的旅游活动。什么才是真正的旅游文化呢？什么才是真正的旅游之“道”呢？

我从经历和观察出发，觉得旅游活动应该让旅游者在精神上获得营养，让他们当中尽量多出几位名副其实的旅行家。旅游应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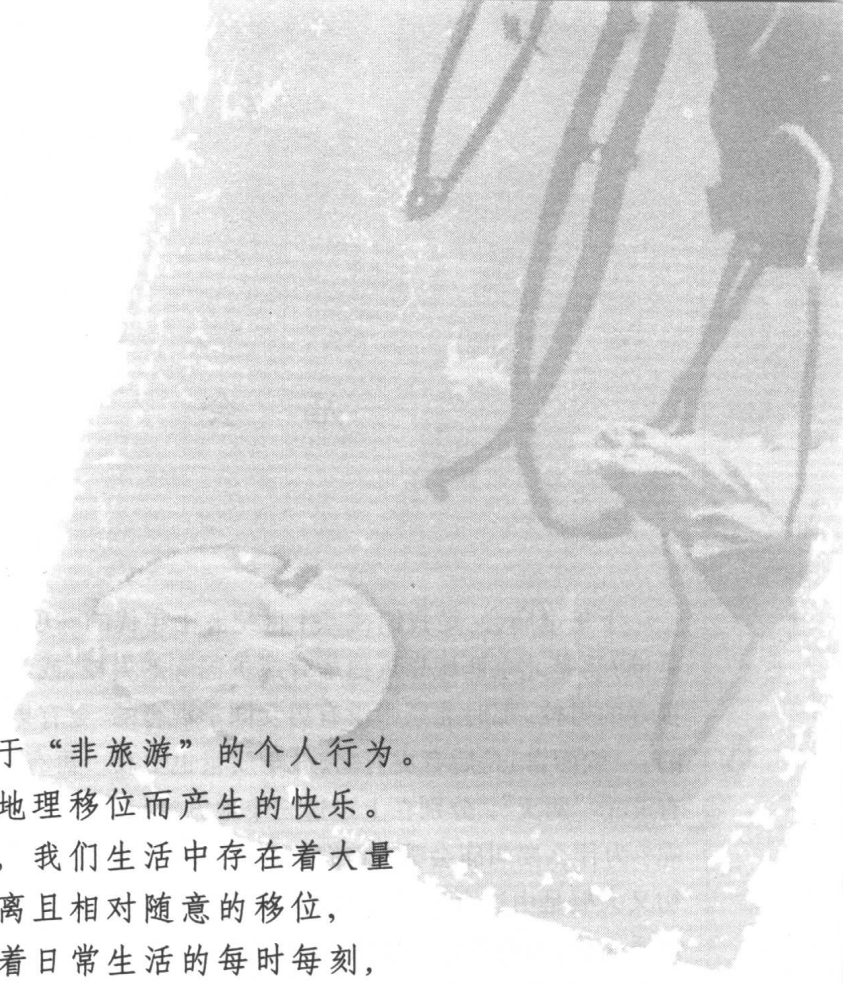
是个体或小群体的行为,应该是自发和逐渐产生的。旅游往往要从“非旅游”开始,要在过程中剔除掉那个“非”字。这样,旅游的本质和妙处才能显现出来。久而久之,旅游文化才能在某一时期和地域逐渐形成。这些被时间和地域所制约的局部旅游文化逐渐增多,才可能形成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主体旅游文化。我以为,这个形成的过程是不可更改的,不能一上来就大群体化,不能一上来就组织、导引,更不能一上来就直奔旅游产业的“买和卖”。我注意到,近年有几位年事颇高的文化人,举家结伴出游某个山水胜地,核心是个人的独游,但也包含着“群体”的友情与亲情;他们在关键部位坚持步行,但在往返时乘坐了飞机……我以为,这是现阶段的最佳选择:既坚持了旅游文化的本质和精髓;同时与时俱进,也实现高科技帮助旅游所达到的新速度与新质量。这样的旅游,体现了东方人的思路 and 方式,绝对是我们今后要坚持和发展的。

我把自己思索的旅游之“道”,简要写成了八条。什么是它的核心呢?“寻找自己的风景”,应该是旅游文化的根本所在。旅游的主体应该是人,真能入心的“风景”应该是偶然得之的。当然,也是用过文化之功的人所必然得之的。还有,人文风景“胜过了”自然风景,我们应该追求人文风景对自然风景的提升。旅游要从自发开始,不要一上来就靠导游规划去赢得产业化的利润。最大的利润存乎旅行家的内心。在写法上,我在每一“道”开始时先写一段短文,当中穿插几篇关乎此“道”的散文,最后再加小结。这可能是管中窥豹,从个人体验中窥取旅游真谛的点点滴滴,只愿它能对您多少有一些触动。衷心祝愿各位读者能在生命的华年,迈开双脚走出家门和国门,能够玩得好也玩得多,并在玩的过程中多一些思索。

作者

2003年9月10日





旅游始于“非旅游”的个人行为。
旅游是地理移位而产生的快乐。
事实上，我们生活中存在着大量
较小距离且相对随意的移位，
它充斥着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，
它形成了我们的生活阅历，
正是这些阅历，
让我们在日后的行走中
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。

道
之一

庙会

下午逛庙会,是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项专利。“我们”是谁?得是北京西城靠近白塔寺或护国寺的男校,或者东城临近隆福寺的男校。那时北京中学有男女同学混合的,更有男女同学分开的,一般而言,是后者更有名,教学质量也更高。再有,那时每旬各有三个“两天”,分别在上边这三个地方举行庙会。什么又是庙会呢?为什么要叫庙会呢?它们总是围绕着昔日的一个庙宇展开,最初又大概是由这个庙宇组织进行的某种活动。后来,活动中的宗教性质淡化,而商业性质加强,于是就有北京城那么一批不在册的小买卖人,带着自己的商品和桌凳,从四面八方赶往内城的这三个地方——在固定的地方支起桌凳,摆成一个小摊子,向赶到这里的顾客出售商品。中午开始“出摊儿”,到日落时“收摊儿”。来逛的人多是成年人,住家不远,到这儿是打算买一些合用的东西。也经常是到每旬这一天的这个时间,瘾头就上来了,也未必“一定要想”买什么东西,却非得找个理由让自己向这儿走来。无论买方还是卖方,经常几十年如一日,都认准了这个“死时间”与这片“死地方”,风雨无阻,不见不散。卖方有时是一辈儿传一辈儿,在固定的摊位上卖东西。买方的流动性相对大一些,但基本都是些不太忙碌的人,有文化也好,没文化也好,住家就在附近,日子过得马马虎虎,但总体上还算从容。

旅
游
有
道

庙会上出售的商品可说是三教九流,太贵重太重要的没有,“中不溜”以下的几乎什么都有。从国家的贸易经济上说,有这里没



► 众多的城市民众，在若干残破的帐幔间游来踱去。庙中当然有神，但城市民众更把这些买卖摊位当成了神。游于神间，其乐无比。



这里都无所谓，但这里的“人气”绝对旺盛，是“老北京”的一个不能忽视的特点。北京内城（东、西城）这三处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清末？从民国？说不太准。但三四十年代是最旺盛的时期，五十年代是它的“尾巴”，已然元气不存，但余韵还在，就让我们这么一帮男孩子“赶上了”。前边说过，“我们”都是临近庙会的男子中学，不能是太好的（如男四中），也不能是太赖的（这就不便举例了）。太好的男四中都等着上清华、北大呢，太赖的经常成绩不及格，他们的校长和家长急得都想“上房”呢（这是句老话，形容人的急不可耐）！偏巧是我们这些“中不溜”再稍微向上一些的中学，下午第二节课的下课铃一响，班里总有个带头的声音一喊“今儿白塔寺啦——”顿时，屋里桌椅板凳噼噼啪啪倒了一大半，同学们分别从教室前门和后门出去了。出了校门，也不排队，仨一群俩一家的，就直奔白塔寺而去了。

这当中有我。我家距离学校特近。近到什么程度？可以这么说，在家里听见学校打预备铃，撒鸭子就往学校跑，等从后门跑进教室，正好先生（我们称有本事的老师为先生）夹着教案从前门进来。我们的先生可是藏龙卧虎，每个人都有一段（在旧社会的）特殊经历，但无论谁都不排斥庙会。他们上课时常有“闲笔”——时常离开课本聊几句闲话，结果这一聊就经常聊到了庙会上。他们谈起自己年轻时逛的庙会，都分别是哪处的哪个摊子，摆摊的这位是谁，他祖上前几辈就干这个，都有哪些不一般的地方，自己是怎么和这一辈的这位交上（朋友）了，后来又怎么延续或者断了（断则往往是自己的责任）……他们话不多，往往也只有几句，但给我们一种



◀ 我幼时是淘气的，这种类型的少年进入庙会，到处钻来钻去，可自得其乐。

深沉的历史感。我们的先生绝对是把这些买卖人也当人，而且是有很耐的人来看待的，彼此间甚至是可以呼朋唤侣的。因为我们的先生在人生问题上，多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所以他们很能体会庙会上买卖人的辛酸与不幸。我们先生的这种感情传递到我们的心上，于是我们也继续着先生们的步伐向前走了。

我们穿庙会大门（寺庙山门）而进，今天走东路，明天走西路，后天走中路……

我们今天喝豆汁，明天吃灌肠，后天听大鼓……

我惟一能记得住的大鼓艺人的名字叫“小蜜蜂”，当时他岁数就“蛮大的了”，我们先生年轻时逛庙会就有他。历经了几番风雨，我们先生遇到了我们，我们又在新时代庙会上遇到了他。他年轻时就以说“刘罗锅”出名，等我们看见他时，他仍然说着这部书。后来我们离开了学校，我们走在社会的风雨中，但“刘罗锅”这个形象始终陪伴着我们……“小蜜蜂”演唱多少有一些馊喂和黄色趣味——有，但是不多。中国旧民俗中的这些东西是少不了的，问题只是适可而止，一多，就过了，也就“麻烦”了。

至于我，特别感谢能在中学时期“逛——到（逛而能到）”了庙会。它是我的第二课堂，第一课堂我学的是数理化加文科，第二课堂我学的是人生沧桑。我当时只是个很混又很无知的男孩子，家里条件好，有保姆给做饭，不像一些家境差的同学回家，还要帮助母亲糊纸盒，糊一百个才几分钱。我生活中没有那些苦，是庙会上听



评书替古人担忧,才让我更多了解到人间的真情。同时,在庙会上我熟悉了曲艺的形式,这让我后来的“进入京剧”,获得了很大的方便。中学时期逛庙会,是我人生初期一次小小的位移。每次从学校出发,都只是走十多分钟,根本没出西城区,但我在那里感受到的,却是广袤和深厚的,是带着民间土壤气息的东西,它打进我思想和趣味的深处,扎了根,发了芽,一辈子脱离不开了。

塔里木

我1960年在北京男三中高中毕业，功课可以说进入了全高三四个班级两百名毕业生的前十名。参加高考，却仅被北京工农师范学院录取。它是二类的“大本”，但又是其中较好的，四年制。原因是我父母1957年被打成右派，我因此从红的波峰跌进黑的浪谷，反差之大，真不是常人能够想像的。于是，我勉强上了这个学校。那时候，几乎就没有“回家复读”的事。那时的人，都习惯一辈子置于组织的管理之下，其中不能有空缺。你如果在家复读，将来一查档案，人事干部问你“这一年时间你干什么去了”，自己还真回答不上来。单位里社会上在那个时期出了什么事（阶级斗争新动向），头一个怀疑对象就是自己！如果不去这个大学，如果在家复读，那就是从革命的传统和习惯上发生了位移——自己顿时变成了“社会青年”，以后的升学和就业，就有了无穷的麻烦。“社会青年”不算敌人，但好像与“自己人”也产生出不小的差距。一旦档案上“有了这一笔”，一辈子就再难洗清。黄泥抹在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啦。

我无奈上了这所学校，但没多久它又劝我退学，理由是我心脏不好，恐怕以后无法担当为工农教课的“重任”。我父亲着急了，去学校问这样做“可是因为我们夫妇被打成右派的缘故”。回答是“否”，还举了另一个身体不好的女同学的例子——她父亲是革命干部，但她自己身体不好，就服从组织建议而退学了。天真的父亲回家一说，母亲也没奈何了。我当时左思右想，决定先退半步，只答应休学一年，到时候再看。





◀ 万古荒原塔里木，新枝变古树，生命枯了再荣，千秋万代，衍化生息不能终止。

休学就休学。我心里赌气，决心抓紧时间，自己给自己开了不少课。沈从文先生的声音响在耳边：“年轻就是优势，脑子

好使，多学些东西再说！”沈先生是我父母半个世纪的朋友，当时也很不得烟儿抽，但他工作的恒心让人感动。他在故宫博物院研究文物，他甚至说“如果弟弟愿意，将来可以跟着我研究文物……”沈伯伯给我开了几张纸的青铜器的书单，我为此到北京图书馆借阅了一个月的线装书。

这一年中，我开始随张友松先生学英文，他是翻译马克·吐温作品的大翻译家，是和曹靖华一辈的人，但也是1957年拦挡住他的去路。

一年中，我认真随聂绀弩先生学习古典诗词。他主要是研究古典小说的，同时兼顾诗词，他建议我读杜甫的全集。

这一年中，我进入一条胡同中的陈半丁老人的家，隔窗望着他作画写字。他临摹任伯年的原作，但临摹得实在“不像”。是后来很久之后，我才懂得他是以自己的笔意去传达前人的笔意……

当然，在这一年中，我继续了中学时的兴趣，不仅去戏园子听戏，而且每天早晨跑到北海公园去吊嗓子——站在水边，“啊啊啊——依依依——哎哎哎——”这是吊嗓子最基本的三个音。我学老生，特别崇拜谭富英，而且我那阵儿能够唱出他的调门儿……

一年在瞬间过去。母亲看我的兴趣更集中在京剧上，就写信给当时中国戏曲学院的第一副院长张庚，问能不能让我去他们学院